

新 中 學 文 庫  
古 今 人 名 遊 記 選

楊 深 之  
黃 逸 之  
選 註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本讀充補文國學中

集 一 第

選記遊人名今古

註選之逸黃 深蔭楊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三版

(94838)

中學國文補充  
讀本第一集  
古今名人遊記選一冊

定價 國幣貳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選註者

楊蔭深  
黃逸之

發行人

朱經農  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  
印刷書廠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  
各地

\*\*\*\*\*  
版 翻  
權 印  
所 必  
有 究  
\*\*\*\*\*

(本書校對者何繼曾)

## 導言

### 一

遊記向來認爲雜記體的一種文字，所以古今文選之中，把牠獨立爲一類的很少。雜記範圍很廣，清會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中云：「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，經如禮記之投壺深衣內則少儀，周禮之考工記皆是；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，遊覽山水有記，以及記器物，記瑣事皆是。」至林紓作畏廬論文，便把牠分爲六類，其言云：「勘災濬渠築塘，修祠宇，記亭臺，當爲一類；記書畫，記古器物，又別爲一類；記山水爲一類；記瑣細奇駭之事，不能入正傳者，其名爲書某事，又別爲一類；學記（禮記中篇名）爲說理之文，自爲一類；廳壁至遊燕觴詠之事，又別爲一類。」是前人所謂雜記，體例殊雜。至於我們所謂遊記，便是曾氏所說：「遊覽山水有記，」及林氏所謂「記山水爲一類。」

不過曾林二氏所說明的，只是雜記中的一類，還不能說明遊記的範圍。遊記的範圍其實也是

很廣的，不但遊覽山水可作爲遊記，卽如遊覽一宮室一亭臺也可作爲遊記；遊覽一名都一大城如上海北平之類，其所記錄的文字，我們當然也應認爲遊記。但如只記山水宮室亭臺名都大城，而並非是作者親身遊覽的記錄，那卻不能算作遊記，正如林氏所謂「修祠宇，記亭臺當爲一類。」所以如名勝志山川志以及古文家爲某人作的亭記臺記之類的文字，我們都只好仍稱之爲雜記，或者稱爲地理志一類的記事文字。

## 二

遊記與地理志一類文字既有如此分別，所以我們一檢古來所謂遊記文字，在唐以前，實在並不多觀。最早如禹貢山海經等，專詳山川物產的情形，當然只能作爲地理志，而非遊記。自漢魏以來，詩賦繁興，如文選一書中，賦卽有「京都」「紀行」「遊覽」「宮殿」「江海」等名目，然一按其實，其性質與遊記仍多不同。其中如京都宮殿江海諸賦，他們都已說過，只是諷諷而作，或者構思數年而成。而紀行賦中如班彪北征曹大家東征潘岳西征諸賦，都是「敘行歷以見志」，故文多感

慨，當然不能稱爲遊記。遊覽賦中如王粲登樓、鮑照蕪城，粲因登江陵城樓而有懷歸之思，照因登廣陵故城而有興亡之感。所以名爲遊覽，實都是感興之作。至如孫綽遊天台山賦，既稱爲遊，當屬遊記，然其實他自己並未到過天台，只是使人圖其形狀，遙爲之賦而已。所以描寫仍多想像之辭，而與寫實情的遊記還是不同。

除此以外，後魏尚有酈道元的水經注，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，後人頗當作遊記看待的，因爲他們的文字，可說很多寫實，而極少寄慨之處。然而水經注一書，酈道元還是根據經籍，廣搜舊聞彙輯而成；伽藍記一書，楊銜之也是爲追述當時京城著名寺觀的盛況而作。似此種文字與親身經歷的遊記頗不相同，所以我們仍認爲一種地理志的書籍。

以上所述，只是把唐以前不能稱爲遊記的文字，加以一個大概的說明。但我們不能因此直認爲唐以前絕無遊覽的文字。因爲一種文體的起來，往往是先韻文而後爲散文，唐以前韻文可說是極發達的，所以散文體的遊記，當然便不發達。而詩歌中遊覽之作，實在舉不勝舉。不過本書以選錄散文體的遊記爲主，所以對於這種遊覽的韻文，只好割愛了。

### 三

至於唐代遊記作家，當然首推柳宗元，他被貶爲永州司馬時，作了不少的遊記，永州八記，便是歷來認爲遊記中典型之作。而較先玄奘的大唐西域記，雖向來認爲地理志書，實在也是一部很好的遊記，因爲他所寫的，都是他所經歷過的，並非參考什麼經籍而成。宋代如陸游的入蜀記，范成大的吳船錄等，便是用日記的方法，寫長途的遊程。於是遊記不僅是記一時一地的風景而已，更擴展而成爲遊記的專籍。至如明代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，更是後人認爲遊記中唯一的鉅著，這是讀者都知道的。

降至清代，遊記之作，不論單篇專籍，更是數不盡數。專籍舉其卷數較多者，則有王澐漫遊記略四卷，鮑鈐雪泥鴻爪錄四卷，張體乾東遊記二卷，王定桂鴻泥日錄十二卷，楊鍾秀萬里雲程二卷，潘鍾璠香禪遊記三卷，張邦仲雲棧記程八卷，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六卷等等。至於諸家文集之中，遊記短篇，所在均有。所以我們可以說散文體的遊記文字，發展於唐宋，至明清而鼎盛，在唐代以前，只是

萌芽而已

遊記之作，既是漸後而漸發達，這當然有牠許多的原因。據我們看來，至少有三個原因：一由於古時交通的不發達，當然不能如後人之得暢遊山水。試看自唐而下，至清作者蜂擁，便是一個好例。二由於文體的拘束，不能作這種美妙的文字。譬如六朝人文字競尚駢儷，多致力於詩賦，散文的遊記便不會興起。三由於即使遊覽山水，而不屑寫此種文字。例如司馬遷他嘗說南遊江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闕九疑，浮沅湘，北涉汶泗，歷齊魯，過梁楚等地方，然而他已畢生致力於史記，對於遊記便無暇顧及了。還有如韓愈歐陽修主張「文以載道」，對於這種遊記便不肯寫，所以在他們集中，便沒有所謂遊記。有此三因，無怪遊記之作，愈後愈加發達，至今人之作，又較清代爲發達了。

#### 四

遊記既然是記遊而作，所以牠是最寫實的文字。任何寫實的文字，如歷史的記事，人物的傳述，總不免帶些想像。惟遊記則目有所觸耳有所聞，然後始筆之書。正如繪畫中之有寫生畫，最能與事

物相接近。所以我們讀名人遊記，往往能如身歷其境，這便是牠的價值的地方。

至於遊記的體式，普通最多是獨立的短篇，其次則爲分類體與日記體。例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記，便可說是分類體，因爲他將永州八處名勝，各寫一篇遊記，合之則爲一篇，分之則爲八篇。這種大多用之於名山大川，或長途旅行。又如元好問的東遊略記，便是因長途的關係，所以只好分開來寫。日記體也是如此，如陸游的入蜀記，便因爲經過許多日子，許多地方，便用日記來寫他的遊程。這種都是爲記者便利的緣故，原沒有什麼的分別。不過還有一種用書信來寫遊程的，如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，宋謝絳的遊嵩山寄梅殿丞書，因爲他們的目的，只在報告自己的遊程與親屬或朋友，與遊記的性質不同，所以我們可以不加論列。

## 五

本書爲「古今名人遊記選」，所以選文方面，着重於由古及今，不用體式或地域來分類。但所選文字，仍竭力注意各種體式與地域，使讀者讀此一書，得以了解遊記各體的作法及各地名勝的

大概。不過因篇幅關係，長篇的當然只能節錄，而且也不能多選。同時唐以前我們已說明過不選，今人部分，也因為材料比較容易找到，所以也沒有選及。其中選錄最多的，只是明清二代，但明代如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，因本叢書已另有選本，所以這裏也不再選。還有晚明諸家如袁宏道鍾惺譚元春李流芳等，他們所作遊記很多，也因為本叢書已有晚明小品文選一書，為避重複起見，也沒有一篇選入。讀者如有興趣，儘可從那兩部書裏參閱。

遊記文字，正如上面所說，本不限於記山水一項，所以本書除選輯山水遊記以外，對於遊記宮室亭臺之作，我們也選錄一二，如劉基的松風閣記，鄭日奎的遊釣臺記，這種都是遊記，與另一種亭記臺記性質完全不同。同時山水遊記，我們一方面固極注意於名山大川，一方面也顧及無名的邱壑。因為名山大川固為讀者所樂聞，無名的丘壑也正可供讀者此種遊記的作法。此外遊記本不限於國內，國外遊記前人也多有所作，不過因為古今地域的變遷，與譯名的不同，雖多加注釋，亦必使讀者發生隔膜，所以我們就不主張選錄。好在本叢書尚有語體遊記選一書，這裏面已有選及，讀者儘可參閱。

再本書所選，大多從諸家專集中選錄，都經編者在文後注明，其未曾注明者，概從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中轉錄，文字尙亦精確無訛。於此，編者要附帶一句話，古今來絕妙的記遊文，真是浩如煙海，決不是小冊子所能容納的。加以編者識力淺薄，忽忽於短期中告成，甄錄甚隘，乖謬百出，在所難免，希望讀者就此隘狹的範圍中，進而窺探牠的全鼎，這是編者唯一的願望。

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永州八記·····     | 唐柳宗元（一）  |
| 遊天平山記·····    | 宋柳開（八）   |
| 遊褒禪山記·····    | 宋王安石（一〇） |
| 題羅浮·····      | 宋蘇軾（一二）  |
| 遊龍井記·····     | 宋秦觀（一四）  |
| 過小孤山大孤山記····· | 宋陸游（一六）  |
| 峨眉山行記·····    | 宋范成大（一九） |
| 遊天平山錄·····    | 宋周必大（二七） |
| 東遊略記·····     | 金元好問（二九） |
| 遊龍山記·····     | 元麻革（三四） 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遊鍾山記·····   | 明宋 濂(三八) |
| 松風閣記·····   | 明劉 基(四四) |
| 遊龍門山記·····  | 明薛 瑄(四五) |
| 華山記·····    | 明李 裕(四八) |
| 恆山遊記·····   | 明喬 宇(五〇) |
| 遊衡嶽記·····   | 明顧 璘(五二) |
| 遊點蒼山記·····  | 明楊 慎(五四) |
| 遊金焦兩山記····· | 明王叔承(六〇) |
| 張公洞記·····   | 明王世貞(六二) |
| 遊武夷記·····   | 明曹學佺(六五) |
| 遊洞庭諸刹記····· | 明姚希孟(六七) |
| 遊黃山記·····   | 清錢謙益(七〇)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遊九華記·····      | 清施閏章(七三) |
| 遊太室記·····      | 清田雯(七四)  |
| 夜遊孤山記·····     | 清邵長蘅(七七) |
| 遊雁蕩記·····      | 清方苞(七九)  |
| 遊釣臺記·····      | 清鄭日奎(八一) |
| 遊三游洞記·····     | 清劉大槐(八三) |
| 遊桂林諸山記·····    | 清袁枚(八五)  |
| 遊珍珠泉記·····     | 清王昶(八八)  |
| 登泰山記·····      | 清姚鼐(八九)  |
| 遊天台山記·····     | 清洪亮吉(九一) |
| 遊廬山記·····      | 清惲敬(九四)  |
|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····· | 清龔自珍(九七)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君山月夜泛舟記····· | 清吳敏樹（九九）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
# 古今名人遊記選

## 永州（二）八記

唐柳宗元

自余爲僇人，（一）居是州，恆惴惴。其隙（二）也，則施施（三）而行，漫漫（四）而遊。日與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溪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；醉則更相枕以臥。臥而夢，（六）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。覺而起，起而歸，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華西亭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。遂命僕人過湘江，緣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（七）窮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，箕踞（八）而遨，則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岿然窪然，（九）若垤（一〇）若穴。尺寸千里，攢蹙（一一）累積，莫得遯隱。縈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。然後知是山之特出，不與培塿（一二）爲類。悠悠乎與灝氣（一三）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

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頽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。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，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，游於是乎始。故爲之文以志，是歲元和（一四）四年也。

右始得西山宴遊記一

鉅鉚潭（一五）在西山西。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，抵山石，屈折東流，其顛委（一六）勢峻盪擊，益暴鬣其涯，故旁廣而中深，畢至石乃止。流沫成輪，然後徐行。其清而平者且十畝。有樹環焉，有泉懸焉。其上有居者，以余之亟游（一七）也，旦款門來告曰：「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（一八），旣芟山而更居，願以潭上田，質財以緩禍。」予樂而如其言，則崇其臺，延其檻，行其泉於高者，墜之潭，有聲淅（一九）然，尤與中秋觀月爲宜。於以見天之高，氣之迴，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，非茲潭也歟！

右鉅鉚潭記二

得西山後八日，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，又得鉅鉚潭。潭西二十五步，常湍而峻者爲魚梁。（二〇）梁之上有丘焉，生竹樹。其石之突怒偃蹇（二一）負土而出，爭爲奇狀者，殆不可數。其嶔然（二二）相累而下者，若牛馬之飲于溪；其衝然角列而上者，若熊羆之登于山。丘之小不能一畝，可以籠而有之。